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窦氏三后

戚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成思远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600 千字

印 张:518.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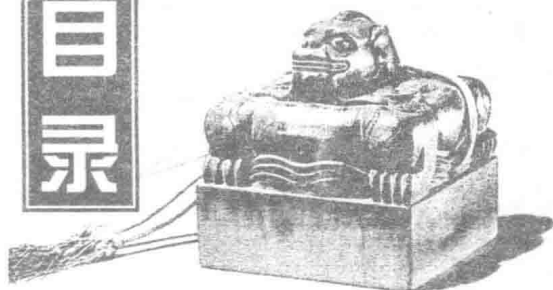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 录



第一章	阴差阳错为文帝后	(1)
第二章	窦氏家族崛起	(16)
第三章	在景帝和梁王兄弟之间	(22)
第四章	窦婴田蚡之争	(41)
第五章	尊崇黄老	(52)
第六章	“金屋藏娇”的由来	(61)
第七章	出身公卿之家	(70)
第八章	专宠后宫	(77)
第九章	临朝听政	(83)
第十章	弟兄骄横	(86)
第十一章	两伐匈奴	(95)
第十二章	篡逆阴谋失败	(105)



第一章 阴差阳错为文帝后

汉文帝刘恒的皇后窦氏（其名不详），出身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乡间的一个农户家庭，诞生于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在位的晚年。观津地处华北大平原，在现今石家庄市与德州市之间，土地肥美，宜于农桑。西汉初年，统治阶级实行恢复经济的轻徭薄赋政策，农家的生活还算是安定平稳。在正常年景下，农民劳作一年，一家老小尚能得到温饱。窦氏一家上有父母，兄长字长君，弟弟名广国，字少君，一家五口人，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足以自给自足。茅草屋中，时常传出窦氏一家大人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窦氏女十三岁的那年春天，父亲不幸因病去世。时隔三个月，母亲也因病而亡，抛下一个不满三周的小弟弟。

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窦氏女同比自己年长二岁的哥哥，先后安葬了父母双亲。接着便挑起了父母在世时耕田养桑的重担，同时还要照看年幼的弟弟。

艰难的家境，使窦氏兄妹二人似乎一夜之间便长成了大人。父母去世当年的秋天，在乡邻叔叔伯伯们的帮助下，兄妹二人望着场圃中收割回来的庄稼，心里踏实多了。乡邻们都夸奖他们立事早，能顶门过日子。人们很难从窦氏兄妹的表情上了解他们心里都想些什么，不过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们童年时代的表情和欢声笑语，他们已过早地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窦氏兄妹二人之中，妹妹的担子似乎更重些。她不仅要协助哥哥在田里耕作，还要承担采集桑叶、操持家务、照着弟弟等事。这一切，她竟能料理得那样的周全和井然有序，以至于左邻右舍的妇女们无不大为叹服，都说：

“谁家若是娶窦氏女做媳妇，那可是天大的福气。”

窦氏女父母去世三周年后的秋季八月，正当她已习惯于这种农家妇女的生活模式，家境也略有起色，终年可得温饱的时候，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降临到窦家。这件事情的降临，使窦氏一家三口人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经历着那样迥然不同的命运。

这一年，正是西汉王朝吕太后临朝称制的时期。秋八月，朝廷按惯例到外地乡间选择良家女子入宫。当皇家选择宫女的车队进入观津地界后，有不少人向朝廷派来的官员称道窦氏女如何聪明贤慧，相貌出众。年方十五岁的窦氏女，不仅是操持家务的能手，而且出落得如花似玉，落落大方，也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儿。

选择宫女的官员按照乡民们的指引来到窦氏女庭院门前，只见一座坐落在小丘阳坡下的茅屋，四周柳树成荫，柳墙东南有一条小水沟，清彻的流水缓缓地向东方流去。院落虽然不大，但很规整，一派宁静气氛。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车马以及尾随在后面人群的喧闹声，打破了村落的宁静。未等乡里三老、亭长前来叩门，窦氏女已闻声走出房门，立于庭院中向外观望动静。

从京城前来的掖庭丞（掌管后宫的副职官员）与相工（负责审视入选宫的相貌及其命运），在本乡三老和亭长的带领下，进入窦氏女的庭院，并向她说明来意。窦氏女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对入选为宫女一事连做梦也从未想过。突如其来的大事，使得她一时手足无措。



家中父母已亡，一个女孩子家如何应付这种场面。窘迫了片刻，她居然很快地镇静下来，向来人说道：

“劳驾大人们到田里把哥哥召唤回来吧。”

话音刚落，窦氏女便转身跑入茅屋之中。

且莫说窦氏进入屋中后是喜是悲，是哭是乐，单说掖庭丞与相工进入庭院后，大为惊讶。他们没想到在观津的乡间竟有这等美貌的少女，长相端正，身材修长，举止文雅，美丽动人。当窦氏女跑入屋中后，掖庭丞与相工这才转移视线，彼此你看我，我看你，二人频频点头。显然，在二人的心中，窦氏女入选一事已经确定下来了。

这时，窦氏女的哥哥已从田里回到家中。哥哥是个朴实的青年，没有更多的话语。当三老、里长向他说明来意并引他拜见掖庭丞与相工过后，他懂得这是朝廷的规矩，小民有什么可说的，只是点头称是而已。掖庭丞见此情景，回首向乡三老示意，三老请朝廷派来的官员返回乡里接待上方官员的“传舍”休息。行前，三老向窦氏女的哥哥说：

“长君，让你妹妹把家中的事安排一下，准备启程进京。这是你们窦家的福分啊。”

来人走后，长君走入屋中，见妹妹坐在一边发愣，小弟弟广国在一旁像往常那样玩得入神。妹妹见哥哥走进屋中，站起身来，也没有言语，便走入厨房烧饭。兄妹三人吃过晚饭，夜幕早已降临。广国奔跑玩耍一天，也很快进入梦乡。还是哥哥首先打破了寂静，他说：

“大妹，今天的事你都亲眼见过了。乡里三老临走前嘱托我，让我转告你把家中的事安排安排，看那意思是要选你入宫做宫女。这也是咱家祖上有德，是件大喜的事情，你也省得在乡下劳累受罪。家中的事有我呢，我



会料理得很好，用不着你挂念。你放心走就是了，只是入宫后事事要谨慎小心，比不得在家，就得自己照料自己了，广国他……”

长君讲到这里，妹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长君低着头讲这番话时，心情也很沉痛，他根本没有注意妹妹情绪上的波动。是妹妹的哭声把他惊得抬起头来。看到妹妹悲痛成那个样子，他心里更加难受。为了不惊醒入睡的小弟弟，哥哥好说歹说，才使妹妹镇静下来。

窦氏女刚刚从父母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整日同哥哥起早贪黑地忙东忙西，想的无论如何也要过好日子，拉扯弟弟长大成人，上不愧对父母的在天之灵，下不委屈天真活泼的小弟弟。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使窦氏女的心又乱成一团：做为一名乡间少女，她虽然也听说过皇宫、甚至似乎也说听人讲过皇帝的后宫有着许许多多的宫女，可是她不仅没有亲眼见过，就是听到的也只不过是只言片语而已。她想象不出自己入宫后会是怎样，或者说她根本没有设想入宫后的一切。此时此刻，她首先想到的是已经去世的父母，如果二老还健在的话，……接下来想到的便是广国弟弟。想到一旦自己离家走后，弟弟可由谁来照看啊？想到这里，往下再也想不下去了。此时，哥哥却偏偏又提到弟弟广国，这怎能不引发妹妹失声大哭呢？

这一夜，长君兄妹谁也未能入睡，他们所想到的事情太多了。

第二天清晨，三老与掖庭丞的随员再次来到窦家，宣读朝廷旨意：召窦氏女入宫，三日后从乡里的传舍启程。



且莫说告别家乡前的三天之中，窦氏女是怎样渡过的。直到她后来贵为皇后、太后，总是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离家前的三天里，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在她脑海的记忆中，这三天是一段空白。

窦氏女只是清楚地记得，是在十六岁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自己告别了家乡。这一天，天空格外晴朗，秋高气爽，大地一片金黄。窦氏女无心观望丰收在即的庄稼，穿戴整齐后便随着哥哥，拉着弟弟的手，走出了家门。

弟弟广国还不满六岁，家中近日来发生的变化，他似懂非懂，只是觉得哥哥、姐姐同往常不大一样。由于贪玩，他没有功夫也没有可能更多地想起什么。

面对着即将离家出走的事实，兄妹二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只好用哄骗小孩的办法，就说是姐姐得乘车出一次远门办事，得十多天才能回来，回来时能带回许许多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广国当然高兴地相信这一切，因为哥哥姐姐从来都没有哄骗过他啊！

姐姐答应小弟弟，同哥哥带领他一同到乡里的集镇上去。广国听说到镇上去，当然高兴万分，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几口，便催着哥哥、姐姐上路。一路上，小广国连蹦带跳，有时还到路旁的草丛中扑捉蚱蜢。看到弟弟那种欢快的样子，窦氏女的心都要碎了：天真活泼的弟弟还蒙在鼓里，他哪里知道今日乡镇上的一别，何日会再次见面？

时近中午，窦氏兄妹来到乡镇的传舍。刚进屋中，广国便吵嚷着肚饿，向姐姐要干粮。原来，他早上没吃几口饭，一路上又蹦蹦跳跳，安息下来，怎能不饿呢？不一会儿，哥哥从外面买回两个面饼交给妹妹。弟弟从姐姐手中拿过面饼，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过饭后，广国依偎在姐姐的身旁，看着自己裤脚上的泥土，突然喊道：

“姐姐，快拿水来给我洗脚！你看，裤腿上全是些泥。”

原来广国从小就养成了爱好卫生的习惯。虽说是乡间的孩子，玩起来什么也不顾，可是在姐姐的爱护下，广国每天晚上上床前姐姐都要给他洗脚；夏天还经常给他洗澡。若是身上弄上了泥土，他总是非让姐姐给他洗干净不可。

当窦氏女从传舍借来水盆给弟弟洗完脚后，便传来了听差的传令：“入选的宫女到室内更衣，准备启程！”

小广国并没有阻拦姐姐去室内更衣，因为他这时正在拿着哥哥给他刚刚买来的小风轮在玩耍。

过了大半个时辰，当入选的宫女穿着宫庭制作的艳丽衣裙依次从室内走出时，小广国一时并没有发现姐姐也在队列之中。窦氏女频频向弟弟招手，广国也没有认出姐姐。直到快要上车时，姐姐急得呼喊小广国的名字，广国才看清这一排穿着新鲜衣裙的大姐姐们中，还有自己的亲姐姐。

从未离开过姐姐身边的小广国，眼见着姐姐穿上新衣裙要出远门，这时才着急起来。他一边哭着呼喊道：“姐姐！姐姐！我不要你走！”一边想挣脱哥哥的手。在这种时刻，哥哥怎敢让弟弟冲出人群，扑向姐姐。长君立即用双臂把弟弟紧紧搂在怀里，嘴上还不停地说：

“好弟弟，你别哭，看人家笑话你。姐姐去几天就回来，去几天就回来，……”

小广国眼巴巴地看着姐姐登上车门，不停地向自己招手。广国看得很清楚：姐姐在车门上向他招手时，眼里



流出了泪水。

宫女全部上车。车门放下了帘幕。接着，挑选宫女的车队便缓缓地启程向西走去。

谁知兄弟姐妹自此一别，便是十余年不曾相见。至于车队走后小广国是否还在哭闹，他们兄弟们是怎样回到家里，后来的日子又是怎么过的，这一切一切，窦氏女怎能得到半点消息？彼此之间，除了日夜的思念之外，都没有得过亲人的半点消息，音讯从此中断。

挑选宫女的车队，一路西行，离开观津已有四五天的光景。与窦氏女同车的几位入选宫女，都是十几岁，在年龄上同她相差无几。她们都是第一次告别亲人，离家远行，哪有不思念家乡与亲人的？几个人虽然是同乘一车，由于是初次相聚，彼此都不熟悉，因此在头几天中，车厢中一片寂静，只是马蹄声与车轮的转动声单调而有节奏地作响。一天之中，彼此很少说上几句话，也无人有兴致掀动车窗的窗帘来观望路上的景致。这种长时间的寂静，加重了思乡少女的悲痛心情，不时有人落泪哭泣。特别那位姓王的少女，由于年龄最小，哭起来便没完，饭也吃不下去。

如果说是车厢中寂静的气氛加重了少女们的思亲和哭泣，那么，又是哭泣打破了这种寂静：同命相怜的少女们相互劝慰，渐渐地互相熟习起来，知道了彼此的姓名和家世；而谈话的主题，也渐渐地从思亲转而介绍各自家乡的风土风情，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不出十天光景，车厢里已是细语不断，有时甚至从车窗中传出少女们铜铃般的笑声。惟有窦氏女总是坐在车厢内的一角，一直是沉默寡语。显然，她是在思念和惦记着自己的弟弟，放心不下。十几天的路程中，她只是在渡过黄河时看到



了从未见过的滔滔大水，奔向东方，流往自己的家乡。

车队过了潼关，进入陕西地界，离家已半月有余。在同车女伴情绪的感染下，窦氏女的心情也逐渐地好转起来，心想这也许是命该如此。车内的几位同伴，都是平民百姓家中的少女，大家各自对未来尽管有着不同的想法，但也是大同小异，谁知道入宫后会是什么样子？大致相同的身世和命运，使得彼此很能谈到一起，一路上相互关照，相处得如同姊妹一般。

车轮驶向华阴，大路的右侧是耸入云端的高山峻岭，半山中有云雾缭绕，引人遐想。大路的左侧，更是一片开阔。往远方瞭望，是宽阔的渭河河谷，河水像一条望不到边际的衣带蜿蜒在秦岭山下。这些来自大平原的女孩子，从未看见过这般奇异的景象，仿佛走进另一个奇异而美妙的世界。

车窗的窗帘一直是开着，窦氏女也情不自禁地随同姐妹们向窗外观望。她也看到了高山与云雾，河谷与帆船，最终视线却落在山坡的柿子树上。一株株的柿子树上，鲜红的果实挂满了树枝。看啊，看啊，不知怎的又想起了家中的庄稼是不是已经开镰收割了？接着，哥哥、弟弟的面孔又浮现在自己的眼前，她又转身回到了车厢角落里的座席之上。

九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车队从临潼出发西行。傍晚时分，已遥望到京城长安的城廓。在月光下，车队进入长安城门。高大的城楼，持戟的卫士，在月色朦胧之中，令人顿时肃然敬畏。

一入城门，车队前面传下令来：放下窗帘，不许高声言语。宫女们不仅没看到长安城内的街头夜景，连后宫的宫墙与宫门她们也不知是什样子。



车子停了下来。当她们听到“下车”的口令时，拉开车门帘举目外看，只见庭院中火把明亮如昼。原来，窦氏女与同伴们已经进入后宫庭中。

下车伊始，足踏庭院，窦氏女的宫女生活便从此开始了。

第二天清晨，入选的宫女按朝廷的制度，齐集庭中，听候傅母的训话。傅母做为后宫中的师保，其职责是在掖庭令、丞的直接隶属下，负责教导与考察宫女。经过一段考察后，选拔德貌兼优者入侍皇帝，由皇帝根据不同情况授予不同的称号与爵位。然而有幸侍寝皇帝并得到爵位的，只不过是宫女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大多数宫女，则是为皇帝的后妃们服役，担当各种杂务，充任使女而已。

窦氏女入宫后，每天除了听取傅母讲授宫中制度与礼仪之外，便是小心谨慎地完成分派给自己的任务，洒扫应对。几个月的时光过去了，窦氏女虽然把交付给自己的各项事务都做得很好，又很守规矩，举止合于法度与礼仪，却依然照旧做自己每天应做的事，并没有得到傅母与掖庭令、丞的赏识。

按照西汉初年的制度，皇帝的妻妾们中，嫡夫人称“皇后”，其余皆称“夫人”。除此之外，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

“长使”、“少使”等不同的称号。每种不同的称号，依次享有高低不同的爵秩，由万石到四百石不等。

宫女中被挑选为入侍皇帝并得到封号的，虽说是根据对宫女们德行品貌进行考察的结果，但事实上被选为入侍皇帝的，大多是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子。平民家庭出身的女子被选入侍奉皇帝并得到皇帝宠幸的，只是个别的



例外。

窦氏女在同年入选的宫女当中，论相貌虽然谈不上鹤立鸡群，但也远在中上等之上；如果论做事勤谨、举止有礼，却是同辈宫女中数一数二的。然而，由于她出身贫寒，却始终得不到后宫官员们的赏识与提拔。对于这一点，窦氏女也毫不介意，入宫后她从未有过什么奢望，也不幻想得到上方的赏识与宠幸，整日心安理得地做自己该做的事。

当时正是吕后以女主临朝天下，与男性皇帝不同的是，后宫中的嫔妃与宫女，即使是美如天仙，除了可供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驱使之外，不再具有其他什么意义。因而，面对后宫中日见增多的宫女们，吕后决定进行裁减，并下达旨令把宫女有选择地赏赐给分封在全国各地的各诸侯王，每位诸侯王赐给五名宫女，以示恩惠，而窦氏女名列被赐宫女的名单之中。

当窦氏女得知名列被赐宫女之中，内心中不禁一阵高兴。作为一名妙龄少女，她讨厌宫中这种没头没脑的单调生活，没有一点儿人间的乐趣，只是口不敢言、行动与表情上也不敢有丝毫流露而已。

被赐给诸侯正之后又会是怎样？窦氏女也无从更多地设想，觉得只要是走出宫墙之外，那便是重新回到了可爱的人间。

窦氏女很快便知道：所谓诸侯王便是汉高祖的子孙后代，他们的封国遍布各地。于是她灵机一动：我若是被赐给离家乡最近的王爷那里，那不就可以有机会经常见到弟弟与哥哥了么？事实上，入宫后的窦氏女，有那一天不在入睡前思念自己的家乡与兄弟呢？这真是老天爷有眼，特地降福给自己啊。





窦氏女从主管派遣宫女的宦官那里打听到：各位诸侯王中，唯有赵王的封国离自己的家乡清河最近。为此，她向主管宦官恳切地请求把自己分配到赵王的名下。面对着做事一向勤谨的窦氏女，宦官点头答应了她的请求。

在等待公布名单的日子里，窦氏女虽然心中焦急万分，可是一想到不久便可以回到家乡，有机会见到分别多时的哥哥与弟弟。一连几夜她都做了美梦，在梦中她与弟弟与哥哥再度相见，叙谈别后的往事，……。

公布名单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窦氏女激动地洗耳恭听。当她听到在赵王的名下已经读过五个人的名字唯独没有自己时，她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没有听清楚。她焦急地问左右的女伴，都说没有听到她的名字。顿时，窦氏女头中嗡的一声便失去了知觉。宣读诏令的宦官又讲了些什么，她一概没有听见。

窦氏女在同伴们的扶持与呼叫声中清醒过来时，女伴们高兴地对她说：

“有你，有你，是在代王的名下。”

窦氏女不解地问：

“代王，什么是代王，……”

同伴们赶紧捂住窦氏女的嘴，轻声地向她讲：

“不要乱说！代王是高祖的儿子，他的封国在代（今河北蔚县西南）。我们向你道喜啊！你这是怎么的了。”

窦氏女几天来一直想借此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次她未能如愿以偿，心想什么代、代的，代在什么地方？一定是离家乡很远，于是便哭了起来。

原来是主管分配派遣宫女的宦官忘记了窦氏女的请托，或者是虽未忘记此事但却把分属的诸侯王记错了，总之是把他误置于分配给代王的名单中。这份人员分配





名单是上奏给吕后并经她批示后以诏令的形式发布的，不仅不能更改，而且是限期执行的。

直到被派遣的宫女按规定日期离开后宫分别前往各个封国的那一天，窦氏女仍然是哭泣不止。她想既然不能实现与家人相见的愿望，代国又离家乡甚远，还不如不走，留在宫中。她怨恨负责派遣的宦官，为什么偏偏把自己分配给代王。然而，既然诏令执行，谁敢抗旨不遵？在同伴的左劝右劝之下，窦氏女被迫无奈，勉强地加入了前往代国的宫女行列，哭泣着登车前往。

然而窦氏女到了代国之后，却得到了代王刘恒的宠幸，并实现了同亲人的相聚，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代王刘恒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母亲薄姬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时被纳入魏王魏豹的宫中。当时，许负曾给薄姬相面，说她日后“当生天子”。谁知不久刘邦使令曹参等人俘虏魏王豹，把魏国的封地改为郡县，而薄姬被送往汉高祖后宫的“织室”，在织室中充任为皇室所需丝织品染色的女工。不久，魏豹也死去了。一日，刘邦入织室视察，见薄姬颇有几分姿色，经询问又得知原是魏王宫中的宫女，便下诏令将薄姬纳入自己的后宫。然而，薄姬入后宫一年余，刘邦却从未召见过她。显然，刘邦在织室的一次见面过后，早已把薄姬忘却了。

关于刘恒的降生和他被封为代王，《汉书·外戚传》曾记载如下一段故事：

薄姬在少女时代，与管夫人、赵子儿关系十分友好，曾相互约定：“谁若是先富贵了，不要忘记友情。”不久，智夫人、赵子儿入汉高祖后宫，得到汉王刘邦的宠幸。

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的一天，汉王刘邦在河



南成皋灵台，管、赵二美人侍坐，谈起了当年与薄姬的誓约，二人不禁大笑起来。刘邦问二人为何发笑，二美人把往昔的一段故事如实相告。这时，刘邦才想起一年前从织室召入后宫的薄姬。汉王怜悯薄姬的遭遇，当日便召见薄姬侍寝。见面时，薄姬对刘邦说：

“妾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巨龙盘踞在妾的身上。”

“这是个高贵的征兆，我今天晚上就成全你这个贵梦。”刘邦回答说。

薄姬当夜侍寝于刘邦，怀孕并于同年生了刘恒。

刘恒八岁时，被立为代王。薄姬自生下刘恒后，汉王便很少召见她。刘邦驾崩后，吕后执掌国家大权。凡是当年受到刘邦宠幸的夫人如戚夫人等，都被幽闭在深宫，遭受迫害。而薄姬由于很少被刘邦召见，吕后对她不曾怀有忌恨之心，特允许她随同儿子刘恒到代国安居，薄姬的弟弟薄昭也随着姐姐一同前往代地。

在吕后临朝称制期间，代王刘恒与母亲薄姬在代地一直安然无事。

在窦氏被分派到代地时，代王刘恒的王后已为他生了四个儿子。自窦氏女来到代地后，她那美丽的相貌，朴素无华的妆扮，端庄稳重的举止，在一同被吕后派遣来的五名宫女中，可谓是鹤立鸡群，因而受到了代王的无比宠爱，不久便生下一女，取名嫫。孝惠帝七年（前188年），窦氏女又生下一子，取名启，他便是后来的汉景帝。

“代王独幸窦姬”的这一事实，使代王王后大受冷落，不久便因忧郁而患病死去。窦姬来到代地的十年中，一直受到代王的宠幸，二人形影不离，恩爱无比。这十